

福建叢書 第二輯之五

福建省文史研究館選編

魏李仁禱著鈔本
(一)



福建叢書 第二輯之五

福建省文史研究館編

清·魏秀仁 著

魏秀仁襍著鈔本(一)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魏秀仁雜著鈔本／(清)魏秀仁著．－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0.11
(福建叢書，五.第二輯)

ISBN 7-80643-427-5

I.魏… II.魏… III.雜著-中國-清代 IV.Z429.49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00)第74999號

《福建叢書》編委會

主編：陳虹

副主編：余險峰 歐孟秋

編委：(以姓氏筆劃為序)

方寶川 任仲泉 李瑞良 林列 陳慶元 郭天沅

趙玉林 鄭壽巖 廖宗剛 廖楚強 謝水順

編輯策劃：廣陵書社

書名：魏秀仁雜著鈔本

作者：清魏秀仁著

出版發行：江蘇古籍出版社

(南京市中央路165號)

經銷：廣陵書社

(揚州市鳳凰橋街24-6號)

印刷：金壇市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

開本：850×1168毫米1/32

印張：30

版次：2000年11月第1版第1次

印數：1-250冊

定價：265.00元

ISBN 7-80643-427-5/Z·37



《福建叢書》第二輯編印說明

《福建叢書》是福建省文史研究館以搶救、保存、整理具有較高學術研究價值的閩人著述和閩事文獻爲宗旨而彙編的。自一九九三年開始，陸續出版了明代晉江何喬遠《名山藏》、福清葉向高《蒼霞草全集》、閩縣陳珩《大江集》和《大江草堂二集》、晉江楊道賓《揚文恪公文集》、晉江李光縉《景壁集》、晉江黃克纘《數馬集》、閩縣周之夔《弃草集》、莆田黃鞏《黃忠裕公集》、侯官韓錫《榕庵集》及永安羅明祖《羅紋山全集》等十種，保存了晚明大量珍貴史料；由于選自稀本珍本，整版精良，更具有版本價值。發行後引起國內外文化界、學術界、出版界的重視，并爲美國、日本等國國家圖書館所收藏。一九九六年全國文史研究館成果展覽上，頗獲嘉譽。

鑒于手稿一旦散失即無法補救，叢書第二輯以搶救出版有價值的閩人著述和閩事文獻的手稿（包括精鈔稀本）爲對象，時限不受限制，著者不限閩人，凡符合叢書編印宗旨的，今後陸續推出。

第二輯若干卷，其版本裝璜與第一輯保持一致。經勘實，字迹端正者予以影印；其不適影印者則採用現行標點符號點校排印。所有勘校文字附于卷末，以保持原稿的真實。

古籍手稿至夥，編輯聞知有限，至祈海內外文史同仁贊襄，推薦書目。并歡迎對叢書的編印出版惠賜寶貴意見，俾叢書益臻完善。

福建省文史研究館

魏秀仁及其雜著

陳慶元

魏秀仁（一八一八——一八七三），字子安，一字子敦，早年號痴珠，又別號眠鶴主人、不悔道人等。侯官（今福建福州）人。

秀仁外族祖爲閩縣謝震（一七六六——一八〇五）。震，字甸男，乾隆五十四年（一七八九）舉人。治經持漢學，尤熟《三禮》，著有《禮案》、《四聖年譜》、《四書小箋》。其詩『氣魄沈雄，格調高壯』，尤以七律爲工，有《櫻桃軒詩集》。秀仁父魏本唐（一七九一——一八五七），字又瓶，一字富春，又字燮馨。其先唐末入閩，居福清，清初始遷會城福州。早孤，嘉慶二十四年（一八一九）領鄉薦第一，時稱魏解元。道光六年（一八二六）大挑一等以知縣用，後改教職，先後任永安、臺灣、晉江縣學，汀州府學。本唐一生著述甚富，主要有《夏小正校注》、《東越沿革表》、《魏氏世譜》和《愛卓齋集》等。本唐有男六人：長秀仁，次秀孚（字子瑜），次秀潛（學名起，字子壽），次秀銅（字子堅），次秀枏（學名森，字子材），次秀霖（字子三）。本唐子女多，學官俸祿微薄，生活甚爲清苦。本唐非常重視子弟的教育，常爲秀仁、秀孚兄弟講經史詩古文，及午夜無倦容。秀仁中舉後，又令其爲秀枏、秀霖講學。秀仁有男二人，

長發鏞，次發鏞。

魏秀仁雖受父親解元的指授，但遲至二十八歲纔補弟子員，有幸的是次年即道光二十六年（一八四六）即舉鄉試。然而，秀仁接連應試春官，皆不第。同治六年（一八五六），秀仁試禮闈又失利，赴太原，館於王文勤節署，同年自太原入陝入川，時年三十九。此後二、三年間，秀仁往返於川晉，「故鄉先達與一時能爲禍福之人，莫不愛君重君，而卒不能爲君大力^{〔四〕}」。咸豐九年（一八五九），秀仁留川主講芙蓉書院，同治元年（一八六二）十二月携妾陳氏歸里。歸閩後，秀仁先後館於何繼亭家、張經廳署。同治五年十一月，赴建寧（治今福建建甌）小湖巉埠。同治十一年，主講南平道南書院，次年二月卒於院廨，年五十六。秀仁歸閩後，「益寂寞，無所向，米鹽瑣碎，百憂勞心，叩門請乞，苟求一飽。又以其間修所著書，晨抄暝寫，汲汲顧影若不及。一年數病，頭童齒豁，而忽遭母夫人之變，形神益復支離^{〔五〕}」，故勞瘁而卒。

魏秀仁篤於師友之誼，雖常無隔宿之糧，而「得錢輒置酒歡會，窮交數輩，抵掌高論」，「目光如電，聲如洪鐘，嬉笑諧謔，千人皆廢。遇素所心折者，則出其書相質證，或能指瑕蹈隙」，則「退即篝燈點竄，不如意則盡弃其舊^{〔六〕}」。所交諸友，以謝章铤最爲意氣相投^{〔七〕}。章铤（一八二〇——一九〇三），字枚如，同治三年舉人，光緒

三年（一八七七）進士，兼工詩詞文，而以詞及詞學成就最著。咸豐中，章鋌曾組織聚紅樹，以課詞爲主，後兼課詩。同治二年，章鋌招秀仁入樹，同社者十餘人：李應庚、徐雲汀、高思齊、劉紹綱、謝章鋌、梁鳴謙、宋謙、陳文翊、劉三才、馬凌霄、陳適祺、林天齡、楊浚、梁履將、王彝、劉勳及魏秀仁。除高思齊爲錢塘人外，餘皆福州一帶才僂。魏秀仁詩文及一些重要著作，如《陔南山館詩話》、《咄咄錄》都曾就實證於謝章鋌。魏、謝往來書札甚多，今僅存數通。兩人有詩倡酬，謝章鋌《贈魏子安》二首^(八)，其一云：「一代才名魏子安，奇書百輩快傳觀。」其二云：「二十年來想見之，每同淪落感鬚眉。」秀仁卒後，章鋌作《哭子安》二首，其一云：

蓋棺長已矣，八口命孤懸。莫恃文章貴，長祈子弟賢。勞生原不樂，相見更何年。同作舉比客，龍蛇夢獨先。

可以想見他們之間的情誼。

謝章鋌《魏秀仁墓誌銘》開列秀仁著作目錄，共三十三種：

一、《正始石經考》四卷

二、《熹平石經文考》一卷

三、《正始石經遺文考》一卷

- 四、《開成石經校文》十二卷
- 五、《石經訂顧錄》二卷
- 六、《西蜀石經殘本》一卷
- 七、《北宋石經殘本》一卷
- 八、《南宋石經殘本》一卷
- 九、《洛陽漢魏石經考》一卷
- 一〇、《西安開成石經考》一卷
- 一一、《益都石經考》一卷
- 一二、《開封石經考》一卷
- 一三、《臨安石經考》一卷
- 一四、《陔南山館詩話》十卷
- 一五、《咄咄錄》四卷
- 一六、《蹇蹇錄》二卷
- 一七、《彤史拾遺》四卷
- 一八、《三朝讜論》四卷
- 一九、《故我論詩錄》二卷



- 二〇、《論詩瑣錄》二卷
- 二一、《丹鉛雜識》四卷
- 二二、《榕陰雜掇》二卷
- 二三、《蠶桑瑣錄》一卷
- 二四、《湖壩閑話》一卷
- 二五、《懲惡錄》一卷
- 二六、《幕錄》一卷
- 二七、《巳山曉音錄》一卷
- 二八、《春明摭錄》四卷
- 二九、《銅仙殘泪》一卷
- 三〇、《陔南山館文錄》四卷
- 三一、《陔南山館駢體文抄》一卷
- 三二、《陔南山館詩集》二卷
- 三三、《碧花凝睡集》一卷

《故我論詩錄》，謝章铤《課餘續錄》卷一作十卷，謝錄有副本。魏秀仁的著述不止這些，可考的還有：



一、《百美試帖詩》。據《續魏氏世譜》，秀仁著成於咸豐五年（一八五五）七月，付梓。今存。

二、《花月痕小史》十六卷。據《續魏氏世譜》，著於咸豐十年主講芙蓉書院時，同治七年（一八六八）增改。秀仁卒後，同宗取而刻之，上海又有翻刻本。今存。

三、《榕社叢談》十二卷。謝章铤有副本，謝以爲，《墓誌》所錄《榕陰雜掇》或即此書之原名。

四、《西征集》。據《陔南山館詩話》卷四，此集錄作者咸豐六、七年游晉、陝、川時詩七百餘首，編於西安，擬付梓，「聞汀州之變而止」。後奔竄戎馬荆棘中，正本爲人携去，雖有副本在他人處，已不完整。秀仁歸閩後，於同治三年（一八六四）編成《西安吟草》，或即《西征集》之遺。

五、《陔南賦抄》。據《續魏氏世譜》，同治二年彙次新舊所作賦而成。案：全稱當作《陔南山館賦抄》。

六、《又瓶公行述》。據《續魏氏世譜》，同治九年，追成此卷。後人將此卷題爲《魏又瓶公遺事》，與陳喬縱所撰《先考資政公行餘》合爲一集，今存。喬縱父爲陳壽祺。此卷後收入沈祖牟輯《陔南山館遺文》，題爲《皇清敕授文林郎晉封承德郎汀州府學教授又瓶府君行述》。

七、《妙曼雲影初稿》。見《碧花凝睡集·步汗嶽道人校題拙集元韻》自注。

此外，《續魏氏世譜》同治六年，載秀仁著《石經解字》，疑此書即《墓誌》所錄《石經訂顧錄》；顧，即顧炎武。八年，著成《彤管遺芳》，疑此書即《墓誌》所錄《彤史拾遺》。

四十種左右著作約可分爲四大類，一是小說，二是石經，三是詩文集，四是雜著。魏秀仁的著作，以小說《花月痕》流傳最廣，影響也最大，其餘著作，例如謝章铤所開列的三十三種，在謝作《墓誌》時尚未刊刻，後來大概也沒有刻過（謝章铤曾與秀仁三弟秀潛商議，先刻《花月痕》，賺了錢再謀刻其餘各種，逡巡未定，秀仁宗人已捷足先登），所以知道的人很少。關於石經諸作，謝章铤云：『子安所著書，以石經爲大宗，其《訂顧錄》二卷，是爲顧亭林誥友^{〔九〕}。』其《題子安所著書後·石經考》又云：『夥哉石經考，煌煌美而備。排比舉千年，刮摩極一字。亭林雖大儒，奪席不敢異^{〔一〇〕}。』魏秀仁兼工詩文賦及駢文。魏秀仁一生寫下的詩很多，單單《西征集》收錄的一年多的詩就多達七百餘篇。《陔南山館詩集》曾就謝章铤、梁鳴謙等校定。錄丙申（一八三六年）至戊辰（一八六八年）詩六百三十首，『聊誌身世之感^{〔一一〕}』，係作者晚年所編定的詩集。魏秀仁的雜著很多，涉及的面也很廣，有詩話、詩論，有時事筆錄、掌故，還有蠶桑之事等。魏秀仁雜著多已失傳，今搜集到的僅有《陔南山館

詩話》、《咄咄錄》；《碧花凝睡集》可視作《陔南山館詩集》之遺；《陔南山館遺文》本在集外，故仍可以雜著目之。因本書所輯四種，均爲鈔本，故名曰《魏秀仁雜著鈔本》。

以下重點論述《陔南山館詩話》，限於篇幅，其他三種只作簡要介紹。

《陔南山館詩話》鈔本，今存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。卷首有《福建文苑傳·魏秀仁傳》。所謂《福建文苑傳》，即民國《福建通誌·文苑傳》，此本已非原鈔本，而爲傳鈔之本。每半頁十二行，行二十八字，字迹娟整。共六冊。

謝章铤《哭子安》二首其二：『憂樂兼家國，千夫氣不如。亂離垂死地，功罪敢言書。』自注：『子安客川陝十數年，身經喪亂，其《咄咄錄》、《詩話》等書皆草創於是時^{〔一三〕}。』秀仁歸閩後，曾將《詩話》等請章铤校定，據章铤《答子安論陔南山館詩文集書^{〔一四〕}》，《詩話》初稿一失於『支離曼衍』，二失於體例不精。魏秀仁於是振筆刪之，據該書《後序》，自甲子（一八六四年）十二月起，迄乙丑（一八六五年）二月書成；後來，謝章铤又提供不少材料，作者作了增飾，最後完稿在辛未（一八七一年）或稍後^{〔一四〕}。『此書體例，悉出緇帷指授，近方重加梳剔，使之骨節通靈』。書成之後，終於得到謝章铤首肯，謝認爲此書是魏秀仁最重要的著作之一，并云：『體大思

精，可傳也（一五）。』

《陔南山館詩話》共十卷。卷一、卷二闡家風、揚世德，存父祖輩主要是父親魏本唐及父摯之詩，卷三爲諸師之詩，卷四游歷晉陝川等地交游之詩，卷五前後兩次鴉片戰爭詩，卷六粵事（太平天國事件）詩，卷七福建利弊及直省情事詩，卷八福建海防之詩，卷九人才與經濟之詩，卷十福建清代各朝有關殉難、武功之詩。卷五作者在引《新唐書·杜甫傳贊》後云：『今人犯於忌諱，每見憤時感事之詩，輒相噤口。嗚乎！悠悠者亦知詩之爲教，固將以明治亂之迹，察廢興之故耶？』各卷雖各有側重，但全書所錄多爲憤時感事之詩，所發大抵爲作者胸中積憤之情，其目的是要讀者從中吸取『廢興』的教訓。

魏秀仁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的全過程，較之林昌彝的《射鷹樓詩話》、《陔南山館詩話》存錄反抗侵略的愛國作品更多，涉及的範圍也更廣。對第一次鴉片戰爭涌現出來的重要愛國詩人，如張維屏、林則徐、魏源、張際亮、朱琦、劉家謀等，魏秀仁和林昌彝一樣，都予以極大關注，有些作品，例如張際亮的《浴日亭》，魏秀仁還不避重復地加以存錄和評論。由於《射鷹樓詩話》成書在前，有些作品魏秀仁僅存其目而不錄其詩，指出該詩已見《射鷹樓詩話》，如朱琦的《關將軍歌》。《陔南山館詩話》在表現強烈的愛國思想方面，無疑是《射鷹樓詩話》的姐妹篇。魏秀仁的《詩話》，還

注意存錄介紹一些當時並沒有多大詩名甚至無名氏的愛國詩作，例如卷二錄英軍竄入定海時，在援兵不至倉猝投水而死的縣令姚懷祥詩五古一首。又如卷五引《斯未信齋雜錄》：『有人於浦城道中，見題壁詩曰：「夷狄窮中國，誰人竟主和！將軍伊里布，宰相穆彰阿。時勢已如此，蒼生可奈何！側聞開創始，百戰定干戈。」』都值得注意。

作者利用詩話這一比較自由的形式，揭露《南京條約》簽訂之後鴉片對中國人民的進一步毒害，揭露侵略者的經濟掠奪和他們在中國領土上胡作非為的行徑。鴉片戰爭前，鴉片的輸入主要靠侵略者用船隻從印度等地運入中國；戰爭之後，一些經不起經濟利益利誘的中國人也參與長途販運，甚至栽種制作。詩話卷八載謝章铤《發同安見罌粟感賦》，云：『夙駕發泉山，言至同安縣。路旁紅白花，或言是鴉片。吁嗟阿芙蓉，毒藥衆歡怍。能令金錢虛，復使朱顏變。黃許各建言，漏卮塞未遍。爭利而忘身，邊城紛刃箭……如何蕞爾區，栽種適芳甸！』魏秀仁評云：『此等得體之言，吾不能不低首宣城也。』同卷又云：『烟禁既開，而烟館遍於市肆，黠者又以婦女相煽誘。』福州南臺，一大銷金鍋也。』同卷又道：『雜物器具』大量輸入中國，洋貨充斥市場，白銀不斷外流。同卷又說，癸卯、甲辰（一八四三、一八四四）間，福州剛辟爲口岸不久，『夷人但住中洲一所』而已，而到了辛酉（一八六一）謝章铤作

《臺江修楔圖序》時，福州到處可見夷居，夷人船隻四處橫行：「忽見千門萬戶，抗雲蔽日，塔如厨如，青白繚錯而上下者，夷居也；其修數百尺，首尾山立，帆若垂天之翼，深目高顴，歡笑於中者，夷船也；既而丁丁之聲甚喧，遙望十數百人，引繩操斧斤，則以海氛逼虎門，治戰艦也。」這些現象，都是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，甚至通商口岸初辟之時所不曾見過的。

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的若干重要事件，如廣州失守，英法聯軍占領天津及《天津條約》的簽訂，八國聯軍入北京及《北京條約》的簽訂，《詩話》都有反映。卷五記兩廣總督葉名琛「以疆事決於乩」，「丁巳（一八五七年），乩又告以夷來。諜之信，於是兩司請戒嚴，群帥請出戰，而葉高居簡出，奉乩筆以爲師也，曰無事。」最後敵軍進城，城中人都跑光了，葉束手就擒，狼狽不堪。《詩話》錄存張維屏《羊城感事》及他人之詩加以嘲諷。同卷又記咸豐十年（一八六〇）「津門警報疊至，人心汹汹，而廟堂曲意主和，相諱言戰，至典兵者茫無所措，遂有北塘之敗。」六月二十七日，夷自北塘進踞新河。八月二十五日，逼安定門。《詩話》錄存無名氏《漂河旅次題壁》，吳大廷《感事》和《書所見》以紀其事。《書所見》有句云：「夷兵滿京國，九陌成荒墟。」不失爲實錄。咸豐八年，外國船隻開入漢口，《天津條約》達成，漢口被迫開放爲口岸，《詩話》也錄詩多首以紀其屈辱。

這一部《詩話》和大多數詩話一樣，對詩人的風格、好詩佳句有所評點。但這不是本書的重點。本書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特色，是注意交代詩的『本事』和描述有關的歷史背景。例如陳化成殉難、廈門戰事等，都不厭其煩。卷五錄顧兼塘大令的《俞家莊歌》，然後記其本事云：『俞家莊者，浙江嵎縣一小村落也，夷寇寧波，官兵莫能御，鄉民切齒□甘心焉。一日，捕魚海上，見有夷船停泊，突入其船，奪其兵仗，殺夷人過半，拆毀其船，取其貨物以歸。意夷人必來報復，乃操小舟十餘隻，載稻草菅索，捕魚海上如故。不數日，果見火輪二，揚帆來。鄉民俟其近，各懷利刃躍入水中，密以所携稻筐繫兩輪旁，船不得動。夷人方愕然，鄉民已躡火輪上，出利刃擊刺夷人，盡殲焉。取其貨物，防守益固，夷人不敢入嵎縣境，而一邑無恙。』真可謂是海上『三元里』，可歌可泣！卷八有作者《荔枝詞》一首：『范公祠下比甘棠，多少游人話夕陽。此樹婆娑生意盡，料應不作去年香。』作者道其本事：『烏石山范忠貞公承謨祠種荔百株，每歲荔熟就祠開市，游人消夏者接踵。自英夷駐祠右積翠寺，荔歸夷人矣。』其餘各卷，大多如此，故謝章铤評此書為『詩史一筆兼（二六）』信然。

《詩話》兼詩史二任，當然不僅僅表現在兩次鴉片戰爭這一問題上，在粵事、捻軍、黔滇事、福建上下游諸重大歷史事件中，《詩話》也起了亦詩亦史的作用。儘管作者在這一系列問題上不可避免地站在清廷的立場上，但仍給我們提供了不少有